

●卷上

○调声

凡四十字诗，十字一管，即生其意。头边廿字一管亦得。六十、七十、百字诗，廿字一管，即生其意。语不用合帖，须直道天真，宛媚为上。且须识一切题目义最要，立文多用其意，须令左穿右穴，不可拘捡。作语不得辛苦，须整理其道、格。（格，意也。意高为之格高，意下为之下格。）

律调其言，言无相妨。以字轻重清浊间之须稳。至如有轻重者，有轻中重，重中轻，当韵之即见。且“庄”字全轻，“霜”字轻中重，“疮”字重中轻，“床”字全重。如“清”字全轻，“青”字全浊。诗上句第二字重中轻，不与下句第二字同声为一管。上去入声一管。上句平声，下句上去入；上句上去入，下句平声。以次平声，以次又上去入，以次上去入，以次又平声。如此轮回用之，直至于尾。两头管上去入相近，是诗律也。

五言平头正律势尖头。皇甫冉诗曰（五言）：“中司龙节贵，上客虎符新。地控吴襟带，才光汉缙绅。泛舟应度腊，入境便行春。处处歌来暮，长江建邺人。”

又钱起《献岁归山》诗曰（五言）：“欲知电风扇谷好，久别与春还。莺暖初归树，云晴却恋山。石田耕种少，野客性情闲。求仲时应见，残阳且掩关。”

又陈润《罢官后却归旧居》诗曰：“不归江畔久，旧业已凋残。露草虫丝湿，湖泥鸟迹干。买山开客舍，选竹作鱼竿。何必劳州县，驱驰效一官。”

又五言绝句诗曰：“胡风迎马首，汉月送娥眉。久戍人将老，长征马不肥。”

五言侧头正律势尖头。又崔曙《试得明堂火珠》诗曰：“正位开重屋，凌空出火珠。夜来双月满，曙后一星孤。天净光难灭，云生望欲无。终期圣明代，国宝在名都。”

齐梁调诗。张谓《题故人别业》诗曰（五言）：“平子归田处，园林接汝坟。落花开户入，啼鸟隔窗闻。池净流春水，山明敛霁云。画游仍不厌，乘月夜寻君。”

何逊《伤徐主簿》诗曰：“世上逸群士，人间彻总贤。毕池论赏谔，蒋迳筑周旋。”又曰：“一旦辞东序，千秋送北邙。客箫虽有乐，邻笛遂还伤。”又曰：“提琴就阮籍，载酒觅扬雄。直荷行罩水，斜柳细牵风。”七言尖头律。皇甫冉诗曰“闲看秋水心不染，高卧寒林手自栽。庐阜高僧留偈别，茅山道士寄书来。燕知社日辞巢去，菊为重阳冒雨开。残薄何时称献纳，临歧终日

自迟回。”

又曰：“自哂鄙夫多野性，贫居数亩半临湍。溪云带雨来茅洞，山鹊将雏上药栏。仙满床闲不厌，阴符在篋老羞看。更怜童子宜春服，花里寻师到杏坛。”

### ○十七势

诗有学古今势一十七种，具列如后，第一，直把入作势，第二，都商量入作势；第三，直树一句，第二句入作势；第四，直树两句，第三句入作势；第五，直树三句，第四句入作势；第六，比兴入作势；第七，谜比势；第八，下句拂上句势；第九，感兴势；第十，含思落句势；第十一，相分明势；第十二，一句中分势；第十三，一句直比势；第十四，生杀回薄势；第十五，理入景势；第十六，景入理势；第十七，心期落句势。

#### 第一，直把入作势。

直把入作势者，若赋得一物，或自登山临水，有闲情作，或送别，但以题目为定；依所题目，入头便直把是也。皆有此例。昌龄《寄州》诗入头便云：“与君远相知，不道云海深。”又《见谴至伊水》诗云：“得罪由己招，本性易然诺。”又《题上人房》诗云：“通经彼上人，无迹任勤若。”又《送别》诗云：“春江愁送君，蕙草生氛氲。”又《送别》诗云：“河口饯南客，进帆清江水。”又如高适诗云：“郑侯应栖遑，五十头尽白。”又如陆士衡诗云：“顾侯体明德，清风肃已迈。”

#### 第二，都商量入作势。

都商量入作势者，每咏一物，或赋赠答寄人，皆以入头两句平商量其道理，第三第四第五句入作是也。皆有此例。昌龄《上同州使君伯》诗言：“大贤奈孤立，有时起经纶。伯父自天禀，元功载生人。”（是第三句入作。）又《上侍御七兄》诗云：“天人俟明略，益、稷分尧心。利器必先举，非贤安可任。吾兄执严宪，时佐能钩深。”（此是第五句入作势也。）

#### 第三，直树一句，第二句入作势。

直树一句者，题目外直树一句景物当时者，第二句始言题目意是也。昌龄《登城怀古》诗入头便云：“林藪寒苍茫，登城遂怀古。”又《客舍秋霖呈席姨夫》诗云：“黄叶乱秋雨，空齐愁暮心。”又：“孤烟曳长林，春水聊一望。”又《送鄱贲观省江东》诗云：“枫桥沿海岸，客帆归富春。”又《宴南亭》诗云：“寒江映村林，亭上纳高洁。”（此是直树一句，第二句入作势。）

#### 第四，直树两句，第三句入作势。

直树两句，第三句入作势者，亦题目外直树两句景物，第三句始入作题目意是也。昌龄《留别》诗云：“桑林映陂水，雨过宛城西。留醉楚山别，阴云

暮凄凄。”（此是第三句入作势也。）

第五，直树三句，第四句入作势。

直树三句，第四句入作势者，亦有题目外直树景物三句，然后即入其意；亦有第四第五句直树景物后入其意，然巩固不佳也。昌龄《代扶风主人答》云：“杀气凝不流，风悲日彩寒。浮埃起四远，游子弥不欢。”（此是第四句入作势。）又《旅次过韩七别业》诗云：“春烟桑柘林，落日隐荒墅。泱泱平原夕，清吟久延伫。故人家于兹，招我渔樵所。”（此是第五句入作势。）

第六，比兴入作势。

比兴入作势者，遇物如本立文之意，便直树两三句物，然后以本意入作比兴是也。昌龄《赠李侍御》诗云：“青冥孤云去，终当暮归山。志士杖苦节，何时见龙颜。”又云：“眇默客子魂，倏铄川上晖。还云惨知暮，九月仍未归。”又：“迁客又相送，风悲蝉更号。”又崔曙诗云：“夜台一闭无时尽，逝水东流何处还。”又鲍照诗云：“鹿鸣思深草，蝉鸣隐高枝。心自有所疑，傍人那得知。”

第七，谜比势。

谜比势者，言今词人不悟有作者意，依古势有例。昌龄《送李邕之秦》诗云：“别怨秦、楚深，江中秋云起。（言别怨与秦、楚之深远也。别怨起自楚地，既别之后，巩长不见，或偶然而会。以此不定，如云起上腾于青冥，从风飘荡，不可复归其起处，或偶然而归尔。）天长梦无隔，月映在寒水。”（虽天长，其梦不隔，夜中梦见，疑由相会。有如别，忽觉，乃各一方，互不相见。如月影在水，至曙，水月亦了不见矣。）

第八，下句拂上句势。

下句拂上句势者，上句说意不快，以下句势拂之，令意通。古诗云：“夜闻木叶落，疑是洞庭秋。”昌龄诗云“微雨随云收，傍山去。”又云：“海鹤时独飞，永然沧洲意。”

第九，感兴势。

感兴势者，人心至感，必有应说，物色万象，爽然有如感会。亦有其例。如常建诗云：“泠泠七弦遍，万木澄幽音。能使江月白，又令江水深。”又王维《哭殷四》诗云：“泱泱寒郊外，萧条闻哭声。愁云为苍茫，飞鸟不能鸣。”

第十，含思落句势。

含思落句势者，每至落句，常须含思，不得令语尽思穷。或深意堪愁，不可具说，即上句为意语，下句以一景物堪愁，与深意相愜便道。仍须意出成感人始好。昌龄《送别》诗云：“醉后不能语，乡山雨氛氛。”又落句云：“日

夕辨灵药，空山松桂香。”又：“墟落有怀县，长烟溪树边。”又李湛诗云：“此心复何已，新月清江长。”

第十一，相分明势。

相分明势者，凡作语皆须令意出，一览其文，至于景象，恍然有如目击。若上句说事未出，以下一句助之，令分明出其意也。如李湛诗云：“云归石壁尽，月照霜林清。”崔曙诗云：“田家收已尽，苍苍唯白茅。”

第十二，一句中分势。

一句中分势者，“海净月色真。”

第十三，一句直比势。

一句直比势者，“相思河水流。”

第十四，生杀回薄势。

生杀回落势者，前说意悲凉，后以推命破之；前说世路矜骋荣宠，后以至空之理破之入道是也。

第十五，理入景势。

理入景势者，诗不可一向把理，皆须入景，语始清味。理欲入景势，皆须引理语，入一地及居处，所在便论之。其景与理不相惬，理通无味。昌龄诗云：“时与醉林壑，因之惰农桑。槐烟渐含夜，楼月深苍茫。”

第十六，景入理势。

景入理势者，诗一向言意，则不清及无味；一向言景，亦无味。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。凡景语入理语，皆须相惬，当收意紧，不可正言。景语势收之，便论理语，无相管摄。方今人皆不作意，慎之。昌龄诗云：“桑叶下墟落，鸡鸣渚田。物情每衰极，吾道方渊然。”

第十七，心期落句势。

心期落句势者，心有所期是也。昌龄诗云：“青桂花未吐，江中独鸣琴。”（言青桂花吐之时，期得相见，花既未吐，即未相见，所以江中独鸣琴。）又诗云：“还舟望炎海，楚叶下秋水。”（言至秋方始还。此送友人之安南也。）（以上《文镜秘府论》地卷）

○六义

一曰风，二曰赋，三曰比，四曰兴，五曰雅，六曰颂。

一曰风。天地之号令曰风。上之化下，犹风之靡草。行春令则和风生，行秋令则寒风杀，言君臣不可轻其风也。

二曰赋。赋者，错杂万物，谓之赋也。

三曰比。比者，真比其身，谓之比假，如“关关雎鸠”之类是也。

四曰兴。兴者，指物及比其身说之为兴，盖托喻谓之兴也。

五曰雅。雅者，正也。言其雅言典切，为之雅也。

六曰颂。颂者，赞也。赞叹其功，谓之颂也。（以上《文镜秘府论》地卷）

### ○论文意

夫文字起于皇道，古人画一之后方有也。先君传之，不言而天下自理，不教而天下自然，此谓皇道。道合气性，性合天理，于是万物禀焉，苍生理焉。尧行之，舜则之，淳朴之教，人不知有君也。后人知识渐下，圣人知之，所以画八卦，垂浅教，令后人依焉。是知一生名，名生教，然后名教生焉。以名教为宗，则文章起于皇道，兴乎《国风》耳。自古文章，起于无作，兴于自然，感激而成，都无饰练，发言以当，应物便是。古诗云：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。”当句皆了也。其次《尚书》歌曰：“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。”亦句句便了。自此之后，则有《毛诗》假物成焉。夫子演《易》，极思于《系辞》，言句简易，体是诗骨。夫子传于游、夏，游、夏传于荀卿、孟轲，方有四言、五言，效古而作。荀、孟传于司马迁，迁传于贾谊。谊谪居长沙，遂不得志，风土既殊，迁逐怨上，属物比兴，少于《风》、《雅》。复有骚人之作，皆有怨刺，失于本宗。乃知司马迁为北宗，贾生为南宗，从此分焉。汉魏有曹植、刘桢，皆气高出于天纵，不傍经史，卓然为文。从此之后，递相祖述，经论百代，识人虚薄，属文于花草，失其古为。中有鲍照、谢康乐，纵逸相继，成败兼行。至晋、宋、齐、梁，皆悉颓毁。

凡作诗之体，意是格，声是律，意高则格高，声辨则律清，格律全，然后始有调。用意于古人之上，则天上之境，洞焉可观。古文格高，一句见意，则“股肱良哉”是也。其次两句见意，则“关关雎鸠”是也。其次古诗，四句见意，则“青青陵上柏，磊磊漳中石。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”是也。又刘公干诗云：“青青陵上松，[Q051]夕谷中风。风弦一何盛，松枝一何劲。”此诗从首至尾，唯论一事，以此不如古人也。

诗本志也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时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，然后书之于纸也。高手作势，一句更别起意，其次两句起意。意如涌烟，从地升天，向后渐高渐高，不可阶上也。下手下句弱于上句，不看向背，不立意宗，皆不堪也。

凡文章皆不难，又不辛苦。如《文选》诗云：“朝入谯郡界”，“左右望我军”。皆如此例，不难、不辛苦也。

夫作文章，但多立意。令左穿右穴，苦心竭智，必须忘身，不可拘束。思若不来，即须放情却宽之，令境生。然后以境照之，思则便来，来即作文。如其境思不来，不可作也。

夫置意作诗，即须凝心，目击其物，便以心击之，深穿其境。如登高山绝

顶，下临万象，如在掌中。以此见象，心中了见，当此即用。如无有不似，仍以律调之定，然后书之于纸，会其题目。山林、日月、风景为真，以歌咏之。犹如水中见日月，文章是景，物色是本，照之须了见其象也。

夫文章兴作，先动气，气生乎心，心发乎言，闻于耳，见于目，录于纸。意须出万人之境，望古人于格下，揽天海于方寸。诗人用心，当于此也。

夫诗，入头即论其意。意尽则肚宽，肚宽则诗得容预，物色乱下。至尾则却收前意。节节仍须有分付。夫用字有数般：有轻，有重；有重中轻，有轻中重；有虽重浊可用者，有轻清不可用者。事须细律之。若用重字，即以轻字拂之，便快也。

夫文章，第一字与第五字须轻清，声即稳也。其中三字纵重浊，亦无妨。如“高台多悲风，朝日照北林。”若五字并轻，则脱略无所止泊处；若五字并重，则文章暗浊。事须轻重相间，仍须以声律之。如“明月照积雪”，则“月”“雪”相拨，及“罗衣何飘飘”，同“罗”“何”相拨，亦不可不觉也。

夫诗，一句即须见其地居处。如“孟春草木长，绕屋树扶疏。众鸟欣有托，吾亦爱吾庐。”若空言物色，则虽好而无味，必须安立其身。

诗头皆须造意，意须紧，然后纵横变转。如“相逢楚水寒”，送人必言其所矣。

凡属文之人，常须作意。凝心天海之外，用思元气之前，巧运言词，精练意魄。所作词句，莫用古语及今烂字旧意。改他旧语，移头换尾，如此之人，终不长进。为无自性，不能专心苦思，致见不成。

凡诗人，夜间床头，明置一盏灯。若睡来任睡，睡觉即起，兴发意生，精神清爽，了了明白。皆须身在意中。若诗中无身，即诗从何有？若不书身心，何以为诗？是故诗者，书身心之行李，序当时之愤气。气来不适，心事或不达，或以刺上，或以化下，或以申心，或以序事，皆为心不决，众不我知。由是言之，方识古人之本也。

凡作诗之人，皆自抄古今诗语精妙之处，名为随身卷子，以防苦思。作文兴若不来，即须看随身卷子，以发兴也。

诗有饱肚狭腹，语急言生。至极言终始，未一向耳。若谢康乐语，饱肚意多，皆得停泊，任意纵横。鲍照言语逼迫，无有纵逸，故名狭腹之语。以此言之，则饱公不如谢也。

诗有无头尾之体。凡诗头，或以物色为头，或以身为头，或以身意为头，百般无定。任意以兴来安稳，即任为诗头也。

凡诗，两句即须团却意，句句必须有底盖相承，翻覆而用。四句之中，皆须团意上道，必须断其小大，使人事不错。

诗有上句言物色，下句更重拂之体。如“夜闻木叶落，疑是洞庭秋”，“旷野饶悲风，[Q051]々黄蒿草，是其例也。”

诗有上句言意，下句言状；上句言状，下句言意。如“昏旦变气候，山水含清晖”。“蝉鸣空桑林，八月萧关道”是也。

凡诗，物色兼意下为好。若有物色，无意兴，虽巧亦无处用之。如“竹声先知秋”，此名兼也。

凡高手，言物及意，皆不相倚傍。如“细柳夹道生，方塘涵清源”，又“方塘涵白水，中有鳧与应”，又“绿水溢全塘”，“马毛缩如猬”，又“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”，又“青青河畔草”，“郁郁涧底松”，是其例也。

诗有天然物色，以五彩比之而不及。由是言之，假物不如真象，假色不如天然。如“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”，如此之例，皆为高手。中手倚傍者，如“余霞散成绮，澄江静如练”，此皆假物色比象，力弱不堪也。

诗有意好言真，光今绝古，即须书之于纸；不论对与不对，但用意方便，言语安稳，即用之。若语势有对，言复安稳，益当为善。

诗有杰起险作，左穿右穴。如“古墓犁为田，松柏摧为薪”，“马毛缩如猬，角弓不可张”，“凿井北陵隈，百丈不及泉”，又“去时三十万，独自还长安。不信沙常十，君看刀箭瘢”，此为例也。

诗有意阔心远，以小纳大之体。如“振衣千仞岗，濯足万里流”。古诗直言其事，不相映带，此实高也。相映带诗云：“响如鬼必附物而来”，“天籁万物性，地籁万物声。”

诗有览古者，经古人之成败咏之是也。

咏史者，读史见古人成败，感而作之。

杂诗者，古人所作，元有题目，撰入《文选》。《文选》失其题目，古人不详，名曰杂诗。

乐府者，选其清调合律，唱入管弦，所奏即入之乐府聚之。如《塘上行》、《怨诗行》、《长歌行》、《短歌行》之类是也。

咏怀者，有谜其怀抱之事为兴是也。

古意者，若非其古意，当何有今意；言其效古人意，斯盖未当拟古。

寓言者，偶然寄言是也。

夫诗，有生杀回薄，以象四时，亦禀人事，语诸类并如之。诸为笔，不可故不对，得还须对。

夫语对者，不可以虚无而对实象。若用草与色为对，即虚无之类是也。

夫诗格律，须如金石之声。《练猎书》甚简小直置，似不用事，而句句皆有事，甚善甚善。《海赋》太能。

《鹏鸟赋》等，皆直把无头尾。《天台山赋》能律声，有金石声。孙公云“掷地金声”，此之谓也。《芜城赋》，大才子有不足处，一歇哀伤便已，无有自宽知道之意。

诗有“明月下山头，天河横戍楼。白云千万里，沧江朝夕流。浦沙望如雪，松风听似秋。不觉烟霞曙，花鸟乱芳洲。”并是物色，无安身处，不知何事如此也。

诗有凭意兴来作者，“愿子励风规，归来振羽仪。嗟余今老病，此别恐长辞”。盖无比兴，一时之能也。

诗有“高台多悲风，朝日照北林”，则曹子建之兴也。阮公《咏怀诗》曰：“中夜不能寐，（谓时暗也。）起坐弹鸣琴。（忧来弹琴以自娱也。）薄帷鉴明月，（言小人在位，君子在野，蔽君犹如薄帷中映明月之光也。）清风吹我襟。（独有其日月以清怀也。）孤鸿号外野，翔鸟鸣北林。（近小人也。）”

凡作文，必须看古人及当时高手用意处，有新奇调学之。

诗贵销题目中意尽。然看当所见景物与意惬者相兼道。若一向言意，诗中不妙及无味。景语若多，与意相兼不紧，虽理通亦无味。昏旦景色，四时气象，皆以意排之，令有次序，令兼意说之为妙。旦日出初，河山林嶂涯壁间，宿雾及气霭，皆随日色照着处便开。触物皆发光色者，因雾气湿着处，被日照水光发。至日午，气霭虽尽，阳气正甚，万物蒙蔽，却不堪用。至晚间，气霭未起，阳气稍曷欠，万物澄静，遥目此乃堪用。至于一物，皆成光色，此时乃堪用思。所说景物，必须好似四时者。春夏秋冬气色，随时生意。取用之意，用之时，必须安神净虑。目睹其物，即入于心。心通其物，物通即言。言其状，须似其景。语须天海之内，皆纳于方寸。至清晓，所览远近景物及幽所奇胜，概皆须任意自起。意欲作文，乘兴便作。若似烦即止，无令心倦。常如此运之，即兴无休曷欠，神终不疲。

凡神不安，令人畅无兴。无兴即任睡，睡大养神。常须夜停灯任自觉，不须强起。强起即昏迷，所览无益。纸笔墨常须随身。兴来即录。若无纸笔，羁旅之间，意多草草。舟行之后，即须安眠。眠足之后，固多清景，江山满怀，合而生兴。须屏绝事务，专任情兴。因此，若有制作，皆奇逸。看兴稍曷欠，且如诗未成，待后有兴成，却必不得强伤神。古文章，不得随他旧意，终不长进。皆须百般纵横，变转数出，其头段段皆须令意上道，却后还收初意。

“相逢楚水寒”诗是也。

凡诗立意，皆杰起险作，傍若无人，不须怖惧。古诗云：“古墓犁为田，松柏摧为薪”，及“不信沙常十，君看刀箭瘢”是也。



评不得一向把，须纵横而作。不得转韵，转韵即无力。落句须含思，常如未尽始好。如陈子昂诗落句云：“蜀门自兹始，云山方浩然”是也。

夫文章之体，五言最难，声势沉浮，读之不美。句多精巧，理合阴阳。包天地而罗万物，笼日月而掩苍生。其中四时调于递代，八节正于轮环。五音五行，和于生灭；六律六吕，通于寒暑。

凡文章不得不对。上句若安重字、双声、叠韵，下句亦然。若上句偏安，下句不安，即名为离支；若上句用事，下句不用事，名为缺偶。故梁朝湘东王《诗评》云：“作诗不对，本是吼文，不名为诗。”

夫作诗用字之法，各有数般：一敌体用字，二同体用字，三释训用字，四直用字。但解作诗，一切文章，皆如此法。若相闻书题、碑文、墓志、赦书、露布、笺、章、表、奏、启、策、檄、铭、诔、诏、诰、辞、牒、判，一同此法。今世间之人，或识清而不知浊，或识浊而不知清。若以清为韵，余尽须用清；若以浊为韵，余尽须浊；若清浊相和，名为落韵。

凡文章体例，不解清浊规矩，造次不得制作。制作不依此法，纵令合理，所作千篇，不堪施用。但比来潘郎，纵解文章，复不闲清浊，纵解清浊，又不解文章。若解此法，即是文章之士。为若不用此法，声名难得。故《论语》云：“学而时习之”，此谓也。若“思而不学，则危殆也”。又云：“思之者，德之深也。”（以上《文镜秘府论》南卷）卷中

#### ○诗有三境

一曰物境。二曰情境。三曰意境。

物境一。欲为山水诗，则张泉石云峰之境，极丽绝秀者，神之于心。处身于境，视境于心，莹然掌中，然后用思，了解境象，故得形似。

情境二。娱乐愁怨，皆张于意而处于身，然后驰思，深得其情。

意境三。亦张之于意，而思之于心，则得其真矣。

#### ○诗有三思

一曰生思。二曰感思。三曰取思。

生思一。久用精思，未契意象。力疲智竭，放安神思。心偶照境，率然而生。

感思二。寻味前言，吟讽古制，感而生思。

取思三。搜求于象，心入于境，神会于物，因心而得。

#### ○诗有三不

一曰不深则不精。二曰不奇则不新。三曰不正则不雅。

#### ○起首入兴体十四

一曰感时入兴。二曰引古入兴。三曰犯势入兴。四曰先衣带，后叙事入兴

。五曰先叙事，后衣带入兴。六曰叙事入兴。七曰直入比兴。八曰直入兴。九曰托兴入兴。十曰把情入兴。十一曰把声入兴。十二曰景物入兴。十三曰景物兼意入兴。十四曰怨调入兴。

感时入兴一。古诗：“凛凛岁云暮，蟋蟀多鸣悲。凉风率以厉，游子寒无衣。”江文通诗：“西北秋风起，楚客心悠哉。日暮碧云合，佳人殊未来。”

”此皆三句感时，一句叙事。

引古入兴二。张茂先诗（缺）。

犯势入兴三。古诗（缺）。

先衣带，后叙事入兴四。古诗：“清风动帷帘，晨月烛幽房。佳人处遐远，兰室无容光。”此两句衣带，两句叙事。古诗：“蝉鸣空桑林，八月萧关道。”此一句衣带，一句叙事。

先叙事，后衣带入兴五。陆士衡诗：“远游越山川，山川修且广。”此一句叙事，一句衣带。古诗：“行行重行行，与君生别离。相去万余里，各在天一涯。道路阻且长，会面安可期。胡马依北风，越鸟巢南枝。”此六句叙事，两句衣带。

叙事入兴六。谢灵运诗：“时竟夕澄霁，云归日西驰。密林含余情，远峰隐半规。久昧昏垫苦，旅馆眺郊岐。”此五句叙事，一句入兴。古诗：“遥闻木叶落，疑是洞庭秋。中霄起长望，正见沧海流。”此三句叙事，一句入兴。

直入比兴七。左太冲诗：“郁郁涧下松，离离山上苗。以彼径寸茎，荫此百尺条。”此诗头两句比入兴也。潘安仁诗：“微身轻蝉翼，弱冠忝嘉招。”

”此诗一句入比兴也。

直入兴八。陆士衡诗：“颜侯体明德，清风肃已迈。”此入头直叙题中之意。

托兴入兴九。古诗：“青青河畔草，绵绵思远道。”此起于《毛诗·国风》之体。

把情入兴十。刘公干诗：“秋日多悲怀，感慨以长欢。”江文通诗：“远与君别者，乃在雁门关。”此寄人、怀人，皆自此起兴。

把声入兴十一。王少伯诗：“岵岵三峡水，别怨流《楚辞》。”此耳闻也。古诗：“白杨多悲风，萧萧愁杀人。”此心闻也。

景物入兴十二。曹子建诗：“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。”此诗格高，不极辞于怨旷，而意自彰。

景物兼意入兴十三。王正长诗：“朔风动秋草，边马有归心。”古诗：“竹声先知秋”。

怨调入兴十四。阮籍诗：“独坐空堂上，谁可与欢者。”曹植诗：“端坐

苦愁思，揽衣起西游。”此体哀而不伤也。

已上凡十四体，皆本意极处。

#### ○常用体十四

一曰藏锋体。二曰曲存体。三曰立节体。四曰褒贬体。五曰赋体。六曰问益体。七曰象外语体。八曰象外比体。九曰入景体。十曰景入理体。十一曰紧体。十二曰因小用大体。十三曰诗辨歌体。十四曰一四团句体。

藏锋体一。刘休玄诗：“堂上流尘生，庭中绿草滋。”此不言愁而愁自见也。

曲存体二。王仲宣诗：“朝入谯郡界，旷然销人忧。”此乃直叙其事而美之也。

立节体三。王仲宣《咏史》：“生为百夫雄，死为壮士规。”刘公干诗：“风声一何盛，松枝一何劲。”

褒贬体四。曹子建诗：“大国多良材，譬海出明珠。”此褒体也。刘越石诗：“何意百炼钢，化为绕指柔。”此贬体也。

赋体五。谢惠连诗：“皎皎天月明，奕奕河宿烂。”此呈其秋怀之物，是赋体也。

问益体六。陆士衡诗：“借问子何之，世网婴我身。”

象外语体七。谢玄晖诗：“孤灯耿宵梦，清镜悲晓发。”

象外比体八。魏文帝诗：“高山有崖，林木有枝。忧来无方，人莫知之。”

理入景体九。丘希范时：“渔潭雾未开，赤亭风已。”江文通诗：“一闻苦寒奏，再使艳歌伤。”颜延年诗：“凄矣自远风，伤哉千里目。”

景入理体十。鲍明远诗：“侵星赴早路，毕景逐前俦。”谢玄晖诗：“天际识归舟，云中辨江树。”

紧体十一。范彦龙诗：“物情弃疵贱，何独顾衡闾。”

因小用大体十二。左太冲诗：“振衣千仞岗，濯足万里流。”谢惠连诗：“裁用篋中刀，缝为万里衣。”

诗辨歌体十三。陶渊明诗：“佳人美清夜，达曙酣且歌。歌竟长叹息，持此感人多。明明云间月，灼灼叶中花。岂无一时好，不久当如何。”从“明明”以下便是所歌。

一四团句体十四。谢灵运诗：“游当罗浮行，息必庐霍期。”此上节一字，下节四字。

#### ○落句体七

一曰言志。二曰劝勉。三曰引古。四曰含思。五曰叹美。六曰抱比。七曰

怨调。

言志一。陶渊明诗：“养真衡茅下，庶以善自名。”此志在闲雅也。范彦龙诗：“岂知鷓鴣者，一粒有余贵。”此志在知足也。

劝勉二。古诗：“弃捐勿复道，勉力加餐饭。”此义取自保爱也。

引古三。陆士衡诗：“感物多远念，慷慨怀古人。”

含思四。陆韩卿诗：“惜哉时不与，日暮无轻舟。”陈拾遗诗：“蜀门自兹始，云山方浩然。”

叹美五。谢灵运诗：“自从食萍来，唯见今日美。”

抱比六。陆士衡诗：“仰观陵霄鸟，羡尔归飞翼。”

怨调七。陆士衡诗：“空房来悲风，中夜起叹息。”

○诗有三宗旨

一曰立意。二曰有以。三曰兴寄。

立意一。立六义之义，风、雅、比、兴、赋、颂。

有以二。王仲宣《咏史诗》：“自古无殉死，达人所共知”。此一以议曹公杀戮，一以许曹公。

兴寄三。王仲宣诗：“猿猴临岸吟”。此一句以讥小人用事也。

○诗有五趣向

一曰高格。二曰古雅。三曰闲逸。四曰幽深。五曰神仙。

高格一。曹子建诗：“从军度函谷，驰马过西京。”

古雅二。应德琏诗：“远行蒙霜雪，毛羽自摧颓。”

闲逸三。陶渊明诗：“众鸟欣有托，吾亦爱吾庐。”

幽深四。谢灵运诗：“昏旦变气候，山水含清辉。”

神仙五。郭景纯诗：“放情凌霄外，嚼药挹飞泉。”

○诗有语势三

一曰好势。二曰通势。三曰烂势。

好势一。古诗：“浮云蔽白日，游子不顾反。”江文通诗：“黄云蔽千裹，游子何时还。”

通势二。鲍照诗：“未曾违户庭，安能千里游。”沈休文诗：“顾以潺沫，沾君缨上尘。”

烂势三。张燕公诗：“不作边城将，安知恩遇深。”丘希范诗：“信是永幽栖，岂徒暂清旷。”

○势对例五

一曰势对。二曰疏对。三曰意对。四曰句对。五曰偏对。

势对一。陆士衡诗：“四座咸同志，羽觞不可”是也。

疏对二。陆士衡诗：“哀风中夜流，孤兽更我前。”此依稀对也。又诗：“人生无几何，为乐常苦晏。”此孤绝对也。

意对三。陆士衡诗：“惊飈褰反信，归云难寄音。”古诗：“四顾何茫茫，东风摇百草。”

句对四。曹子建诗：“浮沉各异势，曾合何时谐。”

偏对五。重字与双声、叠韵是也。

○诗有六式

一曰渊雅。二曰不难。三曰不辛苦。四曰饱腹。五曰用事。六曰一管搏意。

渊雅一。诗有一览意穷，谓之浮浅。阮嗣宗诗：“中夜不能寐。起坐弹鸣琴。”

不难二。王仲宣诗：“朝入谯郡界，旷然销人忧。”此谓绝斤斧之痕也。

不辛苦三。王仲宣诗：“逍遥河堤上，左右望我军。”此谓宛而成章也。

饱腹四。调怨闲雅，意思纵横。谢灵运诗：“出谷日尚早，入舟阳已微。”此回停歇意容与。

用事五。谓如己意而与事合。谢灵运《庐陵王墓下作》：“洒泪眺连岗”。“连岗”是诸侯事也，古者诸侯葬连岗。

一管搏意六。谢玄晖诗：“穗帷飘井干，樽酒若平生。”此一管论酒也。刘公干诗：“谁谓相去远，隔此西掖垣。拘限清切禁，中情无由宣。”此一管说守官有限，不得相见也。

○诗有六贵例

一曰贵杰起。二曰贵直意。三曰贵穿穴。四曰贵挽打。五曰贵出意。六曰贵心意。

杰起一。鲍明远诗：“马毛缩如猬，角弓不可张。”

直意二。刘公干诗：“岂不罹凝寒，松柏有本性。”又诗：“方塘含白水，中有鳧与雁。”此高手也。谢玄晖诗：“余霞散成绮，澄江静如练。”此绮手也。

穿穴三。古诗：“古墓犁为田，松柏摧为薪。”

挽打四。曹子建《赠王粲》：“端坐苦愁思，揽衣起西游。”

出意五。刘公干诗：“细柳夹道生，方塘含清源。”

心意六。颜延年诗：“凄矣自远风，伤哉千里目。”

○诗有五用例

一曰用字。二曰用形。三曰用气。四曰用势。五曰用神。

用字一。用事不如用字也。古诗：“秋草萋已绿”。郭景纯诗：“潜波涣

鳞起”。“萋”、“涣”二字用字也。

用形二。用字不如用形也。古诗：“东城高且长，逶迤自相属。”谢灵运诗：“石浅水潺湲，日落山照耀。”

用气三。用形不如用气也。刘公干诗：“谁谓相去远，隔此西掖垣。”

用势四。用气不如用势也。王仲宣诗：“南登灞陵岸，回首望长安。”

用神五。用势不如用神也。古诗：“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。”

### ●卷下

#### ○诗有六病例

一曰齟齬病。二曰长擷腰病。三曰长解铎病。四曰丛杂病。五曰形迹病。六曰反语病。

齟齬病一。一句除第一字及第五字，其中三字同上声及去、入声也。平声都不为累，若犯上声，其病重于上尾；若犯去、入声，其病重于鹤膝。上官仪所谓“犯上声是斩形”也。

长擷腰病二。每一句上下两字之腰无解铎相间。上官仪诗：“曙色随行漏，早吹入繁笳。”

长解铎病三。第一、第二字义相连，第三、第四字义相连。上官仪诗：“池牖风月清，闲居游客情。”

丛杂病四。上句有“云”，下句有“霞”；次句有“风”，下句有“月”。沈休文诗：“寒瓜方卧垅，秋菰正满陂。紫茄纷烂熳，绿芋郁参差。”“瓜”、“菰”、“茄”、“芋”同是草类，是丛杂也。

形迹病五。篇中胜句清词，其意涉忌讳者是也。

反语病六。篇中正字是佳词，反语则深累。鲍明远诗：“伐鼓早通晨”。“伐鼓”则正字，反语则反字。

#### ○句有三例

一句见意，“股肱良哉”是也；两句见意，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；四句见意，“青青陵上柏，磊磊涧中石。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”。

#### ○诗有二格

诗意高谓之格高，意下谓之格下。古诗“耕田而食，凿井而饮。”此高格也。沈休文诗：“平生少年日，分手易前期。”此下格也。

#### ○犯病八格

一曰支离病。二曰缺偶病。三曰落节病。四曰丛木病。五曰相反病。六曰相重病。七曰侧对病。八曰声对病。

支离病一。五字之法，切须对也，不可偏枯。诗曰：“春人对春酒，芳树间新花。”

缺偶病二。诗中上句引事，下句空言也。诗曰：“苏秦时刺股，勤学我便登。”

落节病三。一篇之中，合春秋言是犯。《咏春诗》曰：“菊花好泛酒，榴花好插头。”

丛木病四。诗句中皆有木物也。诗曰：“庭梢桂林树，檐度苍梧云。”

相反病五。诗中两句相反，失其理也。诗曰：“晴云开远野，积雾掩长洲。”

相重病六。诗意并物色重叠也。诗曰：“驱马清渭滨，飞镳犯夕尘。川波张远盖，山日下遥轮。”

侧对病七。凡诗字体全别，其义相背。诗曰：“桓山分羽翼，荆树折枝条。”

声对病八。字义全别，借声类对。诗曰：“疏蝉高柳谷，桂茑隐松深。”

○诗有九格

一曰重叠用事格。二曰上句立兴，下句是意格。三曰上句立兴，下句是比格。四曰上句体物，下句状成格。五曰上句体时，下句状成格。六曰上句体事，下句意成格。七曰句中比物成意格。八曰句中叠语格。九曰句中轻重错谬格。

重叠用事格一。诗曰：“净宫连博望，香刹对承华”是也。

上句立兴，下句是意格二。诗曰：“明月照高楼，流光正徘徊”是也。

上句立兴，下句是比格三。诗曰：“青青陵上柏，磊磊涧中石。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”是也。

上句体物，下句状成格四。诗曰：“朔风吹飞雨，萧萧江上来”是也。

上句体时，下句状成格五。诗曰：“昏旦变气候，山水含清辉”是也。

上句体事，下句意成格六。诗曰：“虽无玄豹姿，终隐南山雾”是也。

句中比物成语意格七。诗曰：“余霞散成绮，澄江静如练”是也。

句中叠语格八。诗曰：“既为风所开，还为风所落”是也。

句中轻重错谬格九。诗曰：“天子忧征伐，黎民常自怡”是也。

○诗有三得

一曰得趣。二曰得理。三曰得势。

得趣一。谓理得其趣，咏物如合砌，为之上也。诗曰：“五里徘徊鹤，三声断续猿。如何俱失路，相对泣离樽”是也。

得理二。谓诗首末确语，不失其理，此谓之中也。诗曰：“世胄躐高位，英俊沉下僚”是也。

得势三。诗曰：“孟春物色好，携手共登临。放旷丘园裏，逍遥江海心。”

”

○诗有六义

一曰风。二曰赋。三曰比。四曰兴。五曰雅。六曰颂。

风一。风者，讽也，谓体一国之风教。有王都之风，有诸侯之风。

赋二。赋者，布也。象事布文，错杂万物，以成其象，以写其情。”

比三。比者，各令取外物象以兴事。

兴四。兴者，立象于前，然后以事喻之。

雅五。雅者，正也，当正其雅，言语典切为雅也。

颂六。颂者，容也。欲续其初，尝为颂之也。